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 第十二回 譚孝移病榻囑兒 孔耘軒正論匡婿

話說譚孝移臥病在牀，有增無減，漸至沉重。一來是譚宅家運，有盛即有衰；二來是孝移大數，有生必有死。若是孝移享壽壽盡，這端福兒聰明俊秀，將來自是象賢之裔，此一部書，再說些什麼？少不得把一個端方正直之士，向那割愛處說了罷。那一日，孝移在牀上睡著，臉兒向外。猛然睜開眼時，見端福兒在小爐邊，守著一洋壺茶兒，伺候著父親醒了，好潤咽喉。孝移端相了一地，眼睜睜不久成了寡婦之子，其母又恁般糊塗溺愛，將來不知如何結果。忍不住叫了一聲道：「兒呀！」

只叫了一聲，腮邊珠淚橫流，這第二句話，就說不上來了。

定省一會，問道：「你娘哩？」端福含淚答道：「我娘一夜沒睡，往東樓下歇息。叫我在這裡守著爹爹。」孝移道：「勞苦了，休驚動他。你去叫王中來。」端福果然叫的王中來。王中站在門外，不敢進臥房來。孝移道：「我病已至此，你進來伺候不妨。」王中進去，孝移叫王中：「墊起枕頭，扶我坐一坐兒。」孝移靠住枕頭坐了，王中退立門邊。孝移不覺又是滿臉流淚，叫端福道：「我的兒呀，你今年十三歲了，你爹爹這病，多是八分不能好的。想著囑咐你幾句話，怕你太小，記不清許多。我只揀要緊的話，說與你罷。你要記著：用心讀書，親近正人。只此八個字。」端福道：「知道。」孝移強忍住哭說道：

「你與我念一遍。」端福道：「用心讀書，親近正人。」孝移道：「你與我寫出來我看。」端福果然尋了一個紅單帖，把八個字寫在上面，遞於父親。孝移把紅帖放在被面上，手扯住端福兒手，已再也忍不住，遂嗚嗚咽咽大痛，說道：「好兒呀，你只守住這八個字，縱不能光宗耀祖，也不至覆家敗門；縱不能興家立業，也不至棄田蕩產。我死後，你且休埋我。你年紀小，每年到靈前燒紙，與我念一遍。你久後成人長大，埋了我，每年上墳時，在我墳頭上念一遍。你記著不曾？」這端福兒也痛的應答不來，伏在牀沿上，嗚嗚的哭起來。

孝移看王中時，王中早低頭流淚，把胸前衣服，已濕了一大片。孝移因叫王中道：「你過來。」王中走向牀前，孝移接道：「你伺候我這一輩子，一星詭兒也沒有。家中也著實得你的力。我死後，想把大相公托付與你，照應他長大成人。你久後不願在宅內住時——端福兒，你聽著：久後城南菜園地二十畝，南街鞋鋪兩間門面、一進院子，連那鞋鋪三十兩本錢，都與了王中。」王中哭聲嘶嘶，說道：「爺呀，不用說這話。小的死也不肯出去。」孝移道：「你卻不知我慮事深遠。如今口說無憑，也難與你立個字跡，你只與大相公磕個頭，久後便是作準的。」王中哭道：「大爺養病要緊，這些傷心話兒少說，恐怕越添上心中不受用哩。」

話猶未完，王氏在東樓睡醒，到了堂樓下。只見三人都是滿臉流淚。王中退出房門以外，一發淚如泉湧。王氏心中暗道：

「這二十五日，就是退災日期，何必恹惶。」因說丈夫道：

「你再休要這樣，越掏漚的病不好。誰家就不害個病，越放寬心，那病自然好的快。你要過悶時，叫王中請婁先生、孔親家來，說幾句知心話兒，你心裡寬綽些。再進些飲食，那有不好之理。」這話正說著孝移心思，為王氏一生未有的正經想頭。即叫王中：「吩咐宋祿套車，你去請去。」方套車時，孔耘軒已備的禮盒，到了門首，孝移即叫請來說話。王中坐車，到了半路，迎著婁潛齋步行而來，小廝提著一盒兒雪糕。一同坐到車上，一路回來。潛齋進的病房，只見耘軒亦在，各不行禮，竟自坐下。先問：「這兩日何如，可覺好些麼？」孝移滿眼噙淚，點著頭，喘著說道：「我這病多分是難望好了。我別無牽掛，只是一個小兒，是潛老的徒弟，耘老的女婿，你我一向至交，千萬替我照料。我不能起來與二公磕頭，我心裡已磕下去了。」二人齊聲道：「養病要緊，閒話提他做甚？」二人口中雖是硬說，不覺淚已盈眶，卻強制住不叫流出來。孝移又叫端福兒近前說道：「我今日把你交與你二位老伯……」

語音未絕，只叫得一聲疼，只見渾身亂顫，就牀上把被子都抖的亂動起來。王氏慌了，急進去按住撫摩。婁、孔二人，只得躲出來，站在外間頓足挫手，無法可施。王氏哭道：「他二位老伯，千萬休走，與俺娘們仗個膽兒，就住下也不妨。」婁、孔二人道：「豈有走了之理。」少頃，只見孝移滿面流汗如洗。略定帖了一會，也就不能言語，間作呻吟之聲而已。婁、孔二人無奈到了前廳坐下，悶悶相對。王氏坐在牀沿，涕泗交流，不敢高聲。福兒一頭抵住屋樑，哭個不已。王中前後院亂跑，乾生撩亂。挨至日夕，還呷了兩口稀湯。到了半夜，竟把一個方正醇篤的學者，成了一個君子曰終。正是：

人生自古誰無死，惟有正人偏感人。

卻說譚孝移大數已盡，一靈歸天。王氏伏在牀上，哭了個天昏地暗。端福兒就地打滾，號咷不止。趙大兒傍著主母哭。

宋祿、蔡湘、鄧祥在馬房裡哭。兩個孀婦在廚下哭。閻楷在賬房哭。德喜兒、雙慶兒在院裡哭。王中在樓外間，望著屍牀哭。

婁、孔二人不好進樓去，只在客廳閃屏後，望著樓門，淚如貫珠。這一聲哭，驚動了左右鄰舍睡不穩，都起來探聽，個個都道：「好人，好人，好正經讀書人！」

這譚家整整哭了半夜，天已明了。還不曾說到後事。婁、孔二人，把王中叫在前廳，閻楷也從賬房來。王中磕下頭去。

起來，婁潛齋道：「目下棺木是頭一件緊事。」王中哭道：

「我大爺這病，原指望是好的，棺木其實沒備。」閻楷道：「舊日年泰隆號掌櫃的孟三爺得了緊症，用銀五十兩，買了王知府墳裡一棵柏樹，做成獨幫獨蓋一具壽木，漆的現成的。後來病好用不著，寄在城隍廟裡。他現住著咱的房子，與他一說，他若肯時，不過准了他八十兩一年房租。」耘軒道：「這就極好。閻相公你就去辦這件事去。」閻楷去了一會，侯先生也到廳中。閻楷回來道：「一說就成，只用抬來就是。」潛齋道：「有了棺木就好了。這也是譚兄吉人天相。」侯冠玉道：《赤壁賦》上不云乎，『且夫天地之間，物各有主』正所謂『莫之為而為者，天也』。原是這個道理。」王中差人去抬。抬來時，果是一具好棺木，漆的黑黝黝的，放在廳中。婁、孔二人又料理了六品冠帶。到了飯時，二人要回去，王中那裡肯放。婁潛齋道：「午後便到。看了含殮，還要都住下，明日好料理送訃、開弔的事。」

王中一定留吃飯，二人不肯。王中再三，侯冠玉道：「你不懂得，『子食於有喪者之側，未嘗飽也』。不如我們一同去罷。」王中送至大門，說道：「爺們午後早來。」耘軒道：「自然的。」這原是二人食難下咽，並且自己要吩咐了家事，好來董治喪事，以全生死之交意思。

午飯方畢，婁、孔二公齊至。侯冠玉亦到。後邊曹氏領著隆吉兒也到了。王中早已將棺木放妥。王氏將官服已與丈夫穿妥，口中含了顆大珠子，抬至中廳。王氏母子跟著大哭。婁、孔二人含淚看殮。螟目帛，握手帛，一切俱依《家禮》而行。

王氏叫趙大兒拿面人、面雞兒來，孔耘軒道：「這個要它何用？」王氏道：「這是陰陽劉先生適才殃式上吩咐的鎮物。」耘軒道：「棺中不該用此生蟲之物。陰陽家話，可以不必過信。」潛齋道：「放在棺上，也就可以算的，何必定放棺中。」王氏不肯，一定要放棺內，二人沒法，也只得依從。遂將孝移抬入棺中。安置妥當，王中哭將端福兒抱起，叫他再看看父親，好永訣終天意思。果然個個淚如泉湧。抬起棺蓋，猛可的蓋上，釘口斧聲震動，響得鑽心，滿堂轟然一哭。王氏昏倒在地，把頭髮都散了。端福只是抓住棺材，上下跳著叫喚。王中跪在地下，手拍著地大哭。婁、孔失卻良友，心如刀刺，痛的連話也說不出來。別的不必縷述。這正是古人所說的：

人生最苦難堪事，莫過死別與生離。

卻說曹氏在閃屏後，傷心起來，也低低哭了兩三聲兒。見姐姐閃倒在地，強攙回後邊去。遲了一會，眾人方才住聲。潛齋叫王中設苦塊，叫孝子坐草。

日色已晚，婁、孔才商量訃狀、靈牌的寫法。只見德喜兒從後邊來，說：「奶奶說，請二位爺各自歸宅，今晚二更要躲殃哩。」

潛齋道：「近來竟有這宗邪說恨人！豈有父母骨肉未寒，合家棄而避去之理？」耘軒道：「這也無怪其然。近日士夫人家，見理不明，於父母初亡之日，聽陰陽家說多少兇煞，為人子的，要在父母身上避這宗害；於父母營葬之時，聽風水家說多少發旺，為人子的，要在父母身上起這宗利；一避一趨，子道尚何言哉？可惜程嵩老此時在山東，若在家時，必有快論止之。況『煞』字《六經》俱無，惟見於《白虎通》，可見是後世陰陽家撰出的名色。」婁潛齋道：「這出殃，俗下也叫做出魂。」耘軒道：「自古只有招魂之文，並無躲殃之說，人死則魂散魄杳，正人子所慕而不可得者，所以僂見偉聞，聖人之祭則如在也。奈何棄未寒之骨肉，而躲的遠去，這豈不是『鄭人以為伯有至矣，則皆走，不知所往』麼？」婁潛齋道：「耘老此說，幾令人破涕為笑。前一科八月鄉試，舍下有兩所房子，東屋是河南府新安縣朋友租住，西屋是汝州寶豐縣朋友租住。」

因本街有躲殃被盜一案，黃昏閒話。新安朋友說，他縣的風俗，停喪在家，或一半年，或十餘年，總之，埋後請陰陽先生看《三元總錄》，寫出殃狀來，說是或三日，或五日，或半夜，或當午，或向東南方，或向正西方，有化為青氣而去的，也有化為黃氣而去的。寶豐朋友說，他縣的風俗，父母辭世，本日即請陰陽先生寫殃狀——也是照《三元總錄》，死後或三日，或五日，或未時，或丑時，東西南北方位不定，化為青黃黑白赤等氣——也是不一其色，而去。兩縣合籠看來，寶豐縣到葬後不知躲殃，不見有兇煞打死人的；新安縣初喪不知躲殃，也不曾見有打死的。」孔耘軒忍不住微曬道：「這還不為出奇。他們陰陽家，還有《落魂書》與《黑書》。說這個男命化出魂，落到廣東香山縣海岸村，托生於趙家為男。又一家女命化出魂，落到雲南普洱府，托生於城東鄉張家為女。可惜他只一本小書兒，而天下之死者無數，香山縣這一家偏生男，普洱府這一家偏生女，生男子多了，還可以遷徙別處，若生女過多，不是一個『女兒國』麼？」侯冠玉接口道：「孟子說『不取必有天殃』人偏說人死了有人殃；子夏說『富貴在天』，人偏說富貴在地；真正邪說橫行，充塞仁義。」說罷，卻連忙起身而去。潛齋問端福道：「紹聞，你意下何如？」端福道：「我不肯躲。」潛齋道：「這才是哩。」孔耘軒連點頭說：「好，好。」潛齋又叫王中道：「你去後邊說去，我二人還要在此料理訃文，今夜不回去。叫後邊奶奶們也不必躲。」

王中到後邊說明，曹氏便向王氏道：「這可使不得。他們男子漢，膽兒大，咱們是要小心哩。」王氏道：「他矧子，你說的是。不是耍哩！」卻又不便催客起身。到一更以後，王氏叫雙慶兒，到前套房對二位爺說：「後邊奶奶怕的慌，叫大相公回去睡，好做伴兒。」這端福已在草苫上睡著。潛齋叫回去，雙慶兒叫醒，回後邊去。後邊早已安排停當，一起婦女，引著端福兒，鎖住後門，到侯師娘家躲訖。——這侯冠玉正喜得個空兒，自去光明正大的賭博。

這婁、孔二人，寫完了至親十數個帖兒，就在醉翁椅上各睡訖。這婁潛齋欠伸不已，孔耘軒也覺目難交睫。桌子上一盞燈兒，半滅半明，好不淒愴。孔耘軒起來剔燈，婁潛齋也起來，口中念道：「物在人亡無見期。」孔耘軒道：「心中不好過的很。天已多半夜，咱也睡不成了。」於是二人閒話到天明。到了次日，只聽大門外大動哭聲。進來看時，乃是王春宇。

到靈前行了禮，痛哭一場。說：「我是昨晚從亳州回來，才知道姐夫不在。我只說姐夫還在京裡，指望姐夫做官，誰知道遭下這個大禍。」說罷，又大哭起來。眾人勸住，端福磕了頭，徑到後邊來看姐姐。彼此又哭了一會，說一向在亳州，不知姐夫回來的話，王氏說道：「你姐夫大數該盡，請醫生看他的病，再不應藥；神裡看，神也不靈；抽籤打卦，再不應一宗兒。如今已經去世，這也提他不著。只是如今的事，埋葬還早，現在成服封柩，有許多的客，這破孝擺席，全要兄弟幫助哩。」

王春宇出來，同婁、孔二人行禮。適侯先生也在其中，也行禮坐下，開口先說：「這宗事，別的我不會辦，這辦買酒席全在我。外甥這宗席面，看來一定要參魚翅珍錯東西，才不失姐夫在世的體面。」潛齋道：「要撐令姊丈體統門面，也還不在酒席上。」王春宇是生意乖覺人，便把話兒收回。又因問成服破孝的話，孔耘軒道：「此是咱這裡陋俗。我當日先慈見背，就不曾破孝。蓋古有大孝、純孝，孝之一字，乃是兒子事親字樣，豈可言破？即本族弟姪，姻戚甥婿，或期年、大功、小功、綢麻，還各有個定制，如何鄰舍街坊來弔，敢加於他人之首？」王春宇被婁、孔二人，說的無言可答，就不敢再問了。

卻說王氏，因兄弟與婁、孔二人在前廳說話，必是議及喪事，到閃屏後竊聽。見兄弟被婁、孔當面批評，自己的喪事，又不知如何辦法，忍不住說道：「婁先生、孔親家俱在，這宗喪事，要先生、親家周旋。要定好吹手，還要請女僧做齋。」婁、孔未及回答，侯冠玉道：「書上說：『鄰有喪，春不相；裡有殯，不巷歌。』這一春鄰舍都不唱戲，何況自己有喪，喇叭朝天，墩子鼓震地乎？」婁潛齋方曉得自己徒弟讀的是「春不相。」王氏聽的惱了，在閃屏後高聲道：「吹鼓手一定要，齋是一定做的。」孔耘軒道：「鼓手再為商量。至於做齋，怕封柩之日客多人忙，或『二七』『三七』，以及『百日』，隨親家母各人盡心。」王氏道：「孔親家說的才是理順人情。一侯師爺呀，這教書抹牌，是那一本書上留下的規矩？」侯冠玉方悔多言，已被東家婆在閃屏後聽得惱了，推個故兒走訖。

婁、孔應料理的事，一切依禮而行，辦完各自回家。

到了塗殯之日，這些街坊鄰舍，姻戚朋友，備禮致弔，以及接待賓客，整備席面的話，若一一細述，便累幅難盡。不過是把一個「皇明應浩贈承德郎介軒府君之靈」牌，懸於孝幔之上，「封柩止弔」四個字，貼於大門之旁。這便是保舉賢良方正、拔貢生譚忠弼，字孝移，號介軒的一個人，蓋棺論定。詩曰：

生順才能說歿寧，端人有甚目難瞑？

兢兢業業終身怕，傳與世間作典型。